

阿底峽尊者傳（卷四）

第四目 請赴拉薩

尊者住王寺六月零二十五日，滿足拉尊跋之心願已，時跋薄王及三大善巧，建寺圓滿，請尊者開光，尊者遂至金殿寺。時戒勝譯師欲送尊者回印度，但此時未見本尊及師長所授記之隲波索迦，念云：豈非瑜伽母有所欺耶？

其大善知識種敦仁波，勝本者，誕生北方，姓氏曰種，歲次甲辰（宋真宗七年）。其母先過，又娶續室。一日續母搆乳，童子打牛，牛走乳傾，母痛打之。童子雖幼，心力殊特，念云：與此諍鬧，不若他往為樂。遂離家，往他處覓食，自供以求學。次依賈（地名在前藏）漾勤波受五戒。十五歲時，有康地大德諱菩提童子（有傳作自在童子）欲赴印度者，見已生信。次大德西至跋薄，住一載而返，又會於玉如（地在前藏），請隨其後。大德告曰：汝明年可隨康地商來，若今引去，恐他人謗為竊誘童子也。次歲年十七，隨商人至康，依大德十九年，善巧顯密諸法。初依師時，承事師長，與常啼無異，唯未賣髓而已。凡大德

之馬牛豬羊（他人供者），晝則牧於山野，夜則持弓箭利劍，乘一善馬，遊行防範。後於一日，與諸學談論法義，智勝一切，法增隴波索迦之名，遂徧聞於康藏。

爾時種敦仁波卿念云：得此難得有暇圓滿（暇有八，滿有十，如聲聞地說）之人身，必須修一真實佛法。但現所學者，為足不足，須請問印度之大善巧者，請問須能自言不待譯者，方善。遂依印度三藏法師聲刺（即念智法師之異名，此師功德甚重，恐繁不錄）學梵文語。次年三十有八，大德菩提童子告曰：今可與父相會（授記尊者也）。賜與經書馬匹，遂辭師西上。聞傳云：哦日拉尊跋請阿底峽尊者來藏，不久仍回印度也。種敦仁波卿，聞而生信，自北路行。至前藏喀梭曲，以法教化彼處之官（呼為筆穹，未知正諱），彼供與惹真阿蘭若，請留供養。種敦曰：汝可改此惡行，建設宏法處所，明年有善慧譯師至，請彼宏法。我今無暇，須急往哦日謁大善巧者，待我回時，當受汝施，更當於惹真建寺也。次往朝賈之漾勤薄，又往謁藏王出家之菩提王，啟曰：今哦日拉尊跋迎尊者來藏，我今請其來此，願大德歡迎也云云。次謂迦瓦（姓）釋迦自在曰：我請來時當奉函座前，爾時請勸勉藏人，往拉朵（哦日附近地名）迎接。迦瓦曰：汝可盡力迎請，我當勸眾往迎也。次回家與父相見。次依北路西上，至三叉路未知所往，忽有一苾芻至，示其正路而去。次又迷路，忽有一鹿行其前，隨之，得大道。

爾時尊者住於補讓地，度母告曰：今過三夜至第四日，隴波索迦當到，可加持之。尊者設備灌頂瓶等，至日遣人俟迎，午前未至，尊者往村中受請。去後種至，諸人曰：稍待即回。種曰：謁大乘師長，雖利那前後宜擇前者。遂赴村中，遇於長衢，急急頂禮。尊者手摩種頂，說多吉祥願頌，次返住處，灌頂加持，授與妙吉祥金剛聖像（此像最有加持，西印度王送來者）。時種仁波卿以三事請問：謂印度有如何大德？以前所學，可入道否？若依尊者當如何學？尊者告曰：印度善巧者甚多，即我來藏時，東印度那伽羅每日出一得成就者；汝以前所學，未能入道，唯承事師長入道；今汝當依我住，汝是我本尊度母等授記之弟子，我此傳承有加持也云云（是歲壬午，種年三十九，尊者六十一也。）。

是日尊者之施主，供種酥油一塊，種化而注為通宵燈，供尊者前。自是以往，乃至尊者圓寂，靈骨供於惹真，酥燈曾未間缺也。次依大眾部律，隔幔與未近圓者同室宿無犯之軌則，是夜與尊者同室，學諸教授。尊者預約三日後起程返印度，種雖申請赴前藏事，未蒙允許。譯師因前與囉那阿迦囉上座有誓，亦欲送還，拉尊跋雖願尊者住藏，但亦未敢申請，種亦不能太過。然種仁波卿智力殊特，另設方便，對尊者前稱讚前藏拉薩、桑葉等殊勝道場，如來等聖像，并僧眾之盛多。并請白云：彼等皆願尊者來藏也。尊者聞之甚喜曰：如是盛多之僧眾，任何處亦難得，世尊授記有阿羅漢住，定有而無疑也。遙向藏地頂禮。又曰：彼若

皆願我去者，我亦有誓，不違僧教。種聞之遂重請赴藏，尊者許諾。譯師急止之曰：我不能赴地獄（猶云我不敢墮地獄），我與阿闍黎上座有誓也。種無奈何，遂函告前藏（信是十九頌文）迦瓦，詳述尊者有赴藏意，宜速來迎，自己隨尊者赴跋薄開光。

時譯師總想急行，種則總想遲延，尊者之經像等物，不放隨去。隨尊者謂種仁波卿、戒勝譯師、西印度王等共二十餘人。至跋薄已，又建四座縛外道之黑塔，種仁波卿建一大白塔曰吉祥塔，譯師繪尊者及種仁波卿像，種則塑拉尊跋及譯師像并尊者大像，并繪跋薄王送俄日迎接眾會圖，如是開光凡經二十二日始畢。次回金殿寺，為諸有情說法而住。前譯師於跋薄欲送尊者返印度，適值薩門得三處兵亂，不能遂願，心甚憂惱。尊者慰曰：心不必憂，無能辦者無罪也。譯師喜曰：則今請赴藏也。爾時尊者謂譯師曰：那嚩跋弟子智生善巧者，有龍猛菩薩派中所須之一法，未能請得，意甚悔也。譯師記其事。尊者住芒孟一年，建立白寺，專待藏人來迎。

爾時迦瓦釋迦自在，奉種仁波卿信已，依信中所列之人數，一一請集議接尊者之事。信中未列枯敦尊主永仲，然枯敦為蘆梅（在拉薩南）一切僧眾之上座，極善《對法俱舍》等論，學冠當世，名與善慧譯師種仁波卿相等，時人共稱枯我（我是善慧譯師姓）種三也。枯見信未列及，深生不樂，欲先往迎接（種為補之，或云忘記，或曰謝罪），遂別眾先行。眾見枯

敦先去，未散久延，亦即起程（枯之勢力可見一斑），先後并至。尊者甚喜，時枯敦問種曰：汝信中何不將我名列入眾數耶？種曰：大善巧清淨，美稱善慧等（是信之頌文）等中已有之。枯曰：我是等字中之人乎！愈為不喜，恨念起於此也。

第五目 拉薩途中

爾時藏人，請發心法，尊者令設供。藏人設花一盤，多購糶粍，自以為供設富盛，尊者觀之曰：供太惡劣，心不能發，全無利益。遂白曰：宜重設。次戒勝譯師另設妙供方傳發心也。

次趣程赴前藏，行至跋摩跋塘時，有格喜阿蘭若者（此是後時之稱）生於康地，諱自在幢（宋真宗十九年歲次丙辰生，神宗十五年壬戌歲圓寂於惹真寺，壽六十有七也。），欲往跋薄朝龐停跋謹，途遇尊者，頂禮供養。請曰：我欲往喇嘛龐停跋謹前，惟願加持，途中無諸留難。尊者曰：災難有之，莫行，我與汝法食可住此。白曰：乃至我此諸受用未盡不敢受食，惟願請法。尊者曰：食我食有法，不食亦無法。遂將資具盡供尊者，任香燈職，不入眾聽法，唯專學修行之教授。次至拉朵絳時，供敦永仲、迦格瓦、賈之格瓦勤薄、迦瓦釋迦自在、枯敦尊主永仲、善慧譯師六人共議五事，請決於尊者。謂方便及慧，隨以一支（或單有